

1928.

文化批判

要 目

- | | |
|-------------|-------|
| 維持我們對於時代的信仰 | 石 厚 生 |
| 留聲機器的迴音 | 麥 克 昂 |
| 思維與存在 | 彭 康 |
| 辯證法的唯物論 | 李鐵聲譯 |
| 政治一般的社會的基礎 | 朱 鏡 我 |
| 國際政治的最近形勢 | 馬公越譯 |
| 裁判（小說） | 龔 冰 廬 |
| 支那人自殺了（戲劇） | 馮 乃 超 |
| 一封公開信的回答 | 李 初 梨 |

創造社出版部

3

投 稿 規 約

1. 凡投稿本刊，無論創作，論文，介紹，以及雜纂，一律歡迎。
2. 來稿須繕寫清楚。
3. 本刊編輯對於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務乞註明。
4. 來稿不登者當一概退回。
5. 來稿登取者，斟備稿費如下：
 - A 創作
 - a 散文每千字二元以上。
 - b 詩每千字三元以上。
 - B 論文每千字二元以上。
 - C 介紹每千字一元半以上。
 - D 翻譯及雜文每千字一元以上。

(附白：以上所云字數，空格概不除外。)
6. 來稿務須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不願受酬者，亦望註明。
7. 來稿寄上海北四川路麥拿里四十一號創造社出版部轉交。

文化批判第三號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丁 哲	定價 每冊二角八分，半年一元六角，全年三元，國內及日本無需寄費，國外另加半年四角，全年八角。股東預定全年二元六角，半年一元三角半。國外郵費照加。
出版者	創造社出版部	
總發行所	創造社出版部 上海北四川路麥拿里	

廣 告 刊 例

特 別 從 廉

短期長期彩色均請臨時商議

維持我們對於時代的信仰！

塞北的愁風儘管不斷地吹來，
天空儘管是低壓而暗怛，和暖的
陽春終有到來的時候。

民衆信仰革命的成功，就如
他們信仰陽春的必到。他們不像
小資產階級那樣多疑，那樣不定。

這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社會
認識的特質所在，只有他們能够
有這樣的透澈的認識，而他們也
不得不如此。

但是在前線的戰士們，他們
是在敵人的猛烈的砲火之下，生
與死的搏戰和表面上的孤單，緊
緊地，重重地壓迫着他們的心身，
這是怎樣悲慘的苦痛的惡鬥！我

們能不給他們以一種聲援麼？

我們要給他們以聲援，尤其在北風凜烈的現階段。革命的文藝家要振作起來，鞏固我們的陣營，支持我們的革命。

但是文藝家本身先要充實起來；他自己沒有獲得的東西，他是無從給與民衆，他必對於時代有堅決的信仰。

文藝家必須克服一切虛無主義的妖魔，維持他對於時代的信仰。要這樣，他纔能夠遂行他的重要的任務。

和暖的陽春終必到來，新的時代終必帶來新的果實；維持我們對於時代的信仰！



文化批判

第三號

目次

維持我們對於時代的信仰！

石厚生（1）

留聲機器的迴音

麥克昂（3）

思維與存在

彭康（13）

辯證法的唯物論

李鐵聲譯（28）

政治一般的社會的基礎

朱鏡我（51）

國際政治的最近形勢

馬公越譯（70）

裁判（小說）

龔冰廬（79）

支那人自殺了（戲劇）

馮乃超（103）

一封公開信的回答

李初梨（119）

讀者的迴聲（三則）

楊而慨等（129）

新辭源

同人（141）

編輯後記

編者（147）

留聲機器的迴音

——文藝青年應取的態度的考察

麥克昂

(一)

“當一個留聲機器——這是文藝青年們的最好的信條”。

我到現在還是相信我這個警語是十分切適。

“留聲機器”不消說是一個警語，這裏所含的意義用在現在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論”。

留聲機器所發的聲音是從客觀來的，客觀上有這種聲音，牠和牠接近了，便發出這種聲音。有這種客觀纔有這種反映。

這種反映在人的方面便是意識，就是客觀規定意識，不是意識規定客觀。

我們現在處的是階級單純化，尖銳化了的時候，不是此就是彼，左右的中間沒有中道存在。

中國現在的文藝青年呢？老實說，沒有一個是出身於無產階級的。文藝青年們的意識都是資產階級的意識。這種意識是甚麼？就是唯心的偏重主觀的個人主義。

不把這種意識形態克服了，中國的文藝青年們是走不到革命文藝這條路上來的。

所以我說：“你們不要亂吹你們的破喇叭（有產者的意識）暫時當一個留聲機器罷！”

但這兒含有必經的戰鬥的過程！

1. 他先要接近工農羣衆去獲得無產階級的精神；

2. 他要克服自己舊有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3. 他要把新得的意識形態在實際上表示出來，並且再生產地增長鞏固這新得的意識形態。

這種過程剛好像留聲機器的攝音發音的過程一樣，所以我借來做了警語。

文藝青年們應該做一個留聲機器——就是說，應該克服自己舊有的個人主義，而來參加集體的社會運動。

這兒有一個辯證法的唯物論是文藝青年們應該獲得的——換句話說，就是要叫他們當一個留聲機器!!!

（二）

自己的一句話發生出自己來註釋的必要，這是因為李初梨君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上開說了我幾句。（參照本誌第二號）

我現在老實不客氣把初梨君的關說鈔錄在下面：——

“……我要對於創造月刊上麥克昂君所作的‘英雄樹’關說幾句。自郭沫若氏發表了‘革命與文學’以來，中國文壇上關於革命文學的議論也頗有所見，不過他們都像嘴巴裏含得有甚麼東西一樣，半吞不吐，總哼不出一個所以然。麥君這篇文章在我們革命文學進展的途上可算一篇劃期的議論。不過牠中間有一段我以為是不十分妥當的地方。或者麥君有一片苦心想為中國的文藝青年留一條生路。但我覺得這反害了他們，而且對於革命文學的將來恐怕會發生不好的影響。他說：

‘當一個留聲機器——這是文藝青年們的最好的信條。

你們不要以為這是太容易了，這兒有幾個必要的條件：

第一，要你接近那種聲音，

第二，要你無我，

第三，要你能活動。

.....

我以為‘當一個留聲機器’是文藝青年最宜切戒的態度，因為無論你如何接近那種聲音，你終歸不是那種聲音。

我現在把這段文章刪改如下，商之麥君以為如何？

‘不當一個留聲機器——這是文藝青年們最好的信條。

你們不要以為這是太容易了，這兒有幾個必要的條件：

第一，要你發出那種聲音（獲得無產階級意識），

第二，要你無我（克服自己的有產者或小有產者意識），

第三，要你能活動（把理論與實踐統一起來）’。

(三)

這兒所說的那種聲音是那大地最深處的雷鳴 “Gonnon-baud
-on”

這是中國革命的現段階。

(四)

從整個來說，初梨君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這篇文章真可以算是：

“在我們革命文學進展的途上一篇劃期的議論。”

我這并不是要互相標榜，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從我們的表示上來說：我們同一是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我們同一是以辯證法的唯物論來檢討今後我們革命文學的路徑。

更從我們的生活上說來：我們同一是小有產階級的份子，克服了舊社會的觀念形態，而戰取了辯證法的唯物論。

我所曉得的兩三年前的初梨君不是一個頗帶有頹廢色彩的詩人嗎？

我自己在幾年前更幾幾乎是一個純粹的多烘頭腦。

我們同樣的從小有產者意識的繭壳中蛻化了出來，在反動派的無恥的中傷者或許會說我們是投機，但這是我們光榮的奮鬥過程，我們光榮的發展。

不誇張的說一句話，就是：

我們當了留聲機器了!!!

(五)

當留聲機器並不是甚麼恥辱的事情。客觀有甚麼存在，我們發出甚麼聲音。

這是我們求真理的態度。

真理是主觀的判斷，但是是主觀的內容和客觀的現實完全一致了的一種判斷。

留聲機器是真理的象徵。

當一個留聲機器便是追求真理。

在有產者或者小有產者的我們的敵人，他們或者會罵我們是 *Marx-engels* 的留聲機器罷？這個我是樂於承受的，凡是一個辯證法的唯物論者都應該是樂於承受的。不過我們始終忘不了的就是要在這個警語中加添一個發展的意義。我們當 *Marx-engels* 的留聲機器，並不是完全如字義上的要攝取他們的聲音，是要攝取他們的精神，以他們的精神為精神而向前發展。

Marx-engels 的精神是甚麼？

他們就是當過了留聲機器。

他們在年青的時候都是“少年黑格爾”派的國家主義者，他們是唯心論的信徒。*Marx* 在主持“*Rheinische Zeitung*”的筆政的時候還做過反對共產主義的文章。他說這種思想傳染到民間我們還可以用屠殺的手段了之，但一傳染到我們精神上來，便成為精神的鎖鍊，我們非把自己消滅是無法泡製的。——這等於在說：凡是

Kommunismus 的信徒不遭屠殺，便應該自殺的一樣。那時候，你看，他的小有產者的意識發展到了甚麼程度！

他們在初都是和幾年前的我們一樣。

但到後來他們被驅逐到法蘭西，被驅逐到英國。他們和法國的社會思想和革命思想家接觸了，和英國的產業工人的生活接觸了，也從事了些實際工作，他們才克服了自己的有產者意識，而戰取了革命的辯證法的唯物論。

他們的思想並不是他們的精神創造出來的，只是很切適地把現實的種種真實的關係反映了出來。

更膚淺的說，他們的一貫的各種學說，也大都是以前或者當時的各家學說的辯證法的統一和發展。

所以淺見的無政府主義者流慣愛罵他們是剽竊者——這真是道破了他們求真理的態度。

我們就是要繼續他們這種態度而向前發展。

(六)

從整個的來說，初梨君和我在思想上完全是一致的；就是前面所引的關於我的幾句說話在精神上也可以說沒有甚麼齟齬。

不過我們在當不當一個留聲機器的這個判斷上我們的概念各有不同。

初梨君的“不當一個留聲機器”，從他全文的意義上看來，我是可以了解的。就是他反對以表現或者描寫革命事實為革命文學的，所以他以為“當一個留聲機器是文藝青年最宜切戒的態度”（他的解釋

是把留聲機器當成了客觀描寫。)

他說：“文學與其說牠是自我的表現，毋寧說牠是生活意志的要求。”

所以他的“不當一個留聲機器”正是要把文學當成生活意志的要求訴諸實踐。

但是我的“當一個留聲機器”也正是要人不要去表現自我。

他是說的積極一方面，我是消極一方面的說教。

他說：“文學與其說牠是社會生活的表現，毋寧說牠是反映階級的實踐的意欲。”

所以他的“不當一個留聲機器”正是不要去表現（客觀的描寫）社會生活。

但是我的“當一個留聲機器”也正是“反映階級的實踐的意欲”。

我是說的積極的一方面，他是消極一方面的說教。

我們只是在用語的概念上稍有不同。

（七）

本來警語的含義是容易發生兩面性的，這正是容易引人誤會的地方。初梨君是把我誤會了。但是初梨君假使更懇切地把我的“英雄樹”多看一遍，他或者不會生這樣的誤會罷。

“當一個留聲機器”這個信條絕對不會“害了”文藝青年們，對於革命文學的將來也絕對不會“發生不好的影響”呢。

中國文藝青年們的思想是些甚麼？

語絲派的“趣味文學”是資產階級的護符，初梨君已經把牠解剖

得血淋漓地把牠的心肝五臟都評檢出來了。

但是語絲派的不革命的文學家，我相信他們是不自覺，或者有一部份是覺悟而未徹底。照他們在實踐上的表示看來倒還沒有甚麼積極的反革命的行動。

我現在且舉一派積極的有意識的反革命派的革命文學觀來檢點一下罷。

研究系的文學小丑徐志摩——他和他第X次的愛人聽說在上海串演過一次“小放牛”，不消說他演的是小丑——在他和某女士合譯的小說“瑪麗瑪麗”上，他明目張胆的說：

現代是感情作用生鐵門篤兒主義打倒一切的時代，爲要逢迎貧民主義（？）勞民主義（？）起見，誰敢不吶喊一聲‘到民間去’，寫書的人伏在書台上冥想窮人餓人破人（？）敗人（？）的生活，雖則他們的想像（應該作‘想像力’，不然不通——麥註）正許窮得連窮都不能想像，他們恨不能拿縫窮婆（？）的髒布來替代紙，拿眼淚與唾沫來替代字，如此更可以直接的表示他們對時代精神的同情。”

你看他，這是多麼可憐的一種王婆罵街或者小丑式的表白喲！

對於一種敵對的對象他沒有能力去把握牠，也沒有能力根本地去克服牠，只是放開喉嚨破口的大罵。這是他們“詩人的靈性的晶球”的反射呀！你看見他這個“靈性晶球”的醜態了麼？甚麼叫“貧民主義”？“勞民主義”？“破人”？“敗人”？“縫窮婆”？一塌糊塗，結果只是一張“髒布”——比“髒布”也還要不如罷！

中國的文藝青年一多半是這樣，他們慣會發揮他們的比“髒布”

還要不如的“靈性晶球”弄得一個“天花亂墜”——“天花”者自然發生的痘瘡也。你還要叫他“不要當一個留聲機器”嗎？

他就是不願意“當一個留聲機器”了。他有他的“靈性晶球”——尊貴的自我——要表現，甚麼“窮人，餓人，破人，敗人，的生活”值得他去“想像”呢？

他自己會唱小丑，那裏會來“當留聲機器”！

像徐志摩這類有意識的反革命派——不僅在文學上是反革命，他所有一切的思想行動都是反革命，我沒有工夫來羅列——我本用不着向他說教，不過還有些不自覺的文藝青年公然四脚四肘地在替他捧場，說他是“一手奠定中國文壇的健將”；你看這位小丑多麼神氣！這些捧腳的青年是多麼可憫呢！

反對過共產主義的 *Marx* 居然成為辯證法的唯物論的始祖，這些不自覺的青年我相信他們總不會永遠不自覺罷，我也希望他們不要永遠這樣。

辯證法的唯物論這種思想只愁青年們不肯接近，或者不能接近，只要他們接近了，那便要同一切的金屬遇着水銀一樣，立地要成為 *Analagm*，立地要互相鍛合。

我們值得來宣傳，值得來向他們說教的也就在這一點呀！所以我要叫他們：

當一個留聲機器!!!

這是對於他們沒有“害的”——或許有生命的危險這是我不敢保的，——對於革命文學的將來也絕對不會有甚麼“不好的影響”呀。

(八)

假使要主張“不當一個留聲機器”這反轉有危險；反轉有不好的影響。

中國人是慣會斷章取義或者望文生義的。結果是：——

不當一個留聲機器。

那必要的條件是

負一，要自己發出聲音；

第二，要發現自我；

第三，要你能潛靜。

這在思想的線索上是必然，在文字的技巧上也是必然。

不信我就把前幾年郭沫若的幾句話引來看看罷。他在1923年三月做的“批評與夢”裏有這樣的幾句話：

“我只想當個飢則啼寒則號的赤子。因為赤子的簡單的一啼一號都是他自己的心聲，不是如像留聲機一樣在替別人傳高調。”

——文藝論集 182 頁

你看這是多麼十足的一個小有產者意識的表白喇！他們這些小有產者就是不願意當個留聲機器了，你還要叫他們“不當留聲機器”嗎？

但他自己是已經懺悔了。

“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的一兩年之內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有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的人要來主張個性，主

張自由，總不免有幾分僭妄。

.....

在大多數的人未得發展其個性，未得生活於自由之時，少數先覺者無寧犧牲自己的個性，犧牲自己的自由，以爲大眾人請命，以爭回大眾人的個性與自由！

.....

這兒是新思想的出發點，這兒是新文藝的生命。”

——文藝論集序，1925年XI月。

這是一個小有產者方向轉換的過程：

第一，他是接觸了悲慘社會，獲得了寧犧牲自己的個性與自由爲大眾人請命的新觀念；

第二，他克服了小有產者的意識，覺得在資本制度之下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思想是僭妄；

第三，他獲得了新的觀念，便向新思想新文藝新的實踐方面出發去了。

他這個轉換的過程就是

從不當一個留聲機器轉換到當一個留聲機器!!!

(九)

“不當一個留聲機器”——這在有產者或小有產者意識十足或者尙未完全 *aufheben* (蛻變) 的人是十分中聽的一個標語。

天上地下唯我獨尊，誰個去管那“窮人餓人破人敗人”的悲訴呢！.....

我要說我自己的話，——我是超乎一切的，——那有甚麼窮富的界限？——那有甚麼革命不革命的分別？——說革命文學的都是投機份子，對於貧苦民衆的逢迎！……

我們只要美，只要美，第三個只要美，……

這是“不當留聲機器”的時候可以發出來的聲音。這是多麼危險呢？

不消說初梨君的用語原來不是這樣的解釋，但在我們慣會尋章摘句望文生義的中國人，的確是最容易生誤解的。

不錯，“在現在的文壇只有創造社能夠自己批判”所以我也不憚煩來自己批判一次。

“大地的最深處有極猛烈的雷鳴。

那是——*Gonnon—Gonnon—Gonnon*

——*Baudon—Baudon—Baudon*”

青年們，你們應該還是去接近那種聲音，你們謙謙恭恭的去接近，不要把自我的意識大強調了，你們自然會獲得那種聲音而發出那種聲音。

更具體的說：青年們，中國的文藝青年們！你們都是大中小資產階級的少爺公子，你們不想覺悟則已，你們如想覺悟，那嗎你們請去多多接近些社會思想和工農羣衆的生活，那你們總會發現出你們以往的思想的錯誤，你們會翻然豹變，而獲得一個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成為未來社會的鬥士。

我最後再來高呼一聲：

不要亂吹你們的破喇叭（克服你們快要被蛻變的布爾喬亞意德沃羅基）當一個留聲機器罷！（戰取辯證法的唯物論！）

20. Feb. 1928, Nirgen wo.